



作为集美学校的一部分，坐落在龙舟池畔的集美中学被誉为“中国最美中学之一”。图中建筑为集美中学道南楼。

今年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110周年，也是“集美学村”正式命名100周年。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集美学村和集美学校既经历了艰难曲折，也抒写了灿烂篇章——一起走过艰难缔造和发展改进岁月，经历了播迁和复员，迎来了新生，又历经磨难，终于在改革开放中振兴跨越，在新时代开创新局。

而作为集美学校的缔造者，陈嘉庚在集美学村留下的不仅有大量以学校形态、建筑形态为代表的物质遗产，更有极其丰富的以嘉庚精神、嘉庚教育思想为代表的精神遗产。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风范长存、精神永驻。

陈嘉庚先生巡视校舍建设工地。



文/本报记者 林桂桢
特邀通讯员 林斯丰
图/特邀通讯员 林斯丰 提供



▲抗战期间，私立集美职业学校内迁到大田县，在敌军的轰炸下坚持上课。



▲如今风景如画的集美学村。

幕后

“永久和平学村”声名远扬

“集美学村”之名由何而来？这要追溯到1923年。集美本是丘陵地，自古就有“七星坠地”之说。约一平方千米陆地上分布着七座山丘，无溪无河。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只得捡高或就低，购置无法农作的荒废地，见缝插针地建校舍，因此形成“校在村中、村在校中”的学村格局。

1923年夏秋，福建军阀和广东军阀交战，闽南战事紧张。粤军军官率数千人驻扎集美学校。当年9月3日，集美学校两名学生乘船经过闽军控制的海域，中了军队流弹，一伤一亡，激起全校师生的义愤。陈嘉庚为了师生的安全，致电闽粤两省首领，表明他取中立态度，学校不容任何一方军队驻扎。当时的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率领全校师生请愿，抗议军队暴行，不允许军队在学校驻扎。学校的请愿书将“学校”定义为学村，请求南北各级军政当局承认划集美为“永久和平学村”。

请愿书对“学村”之名作了阐释，系稽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昔者有人立学都于此，值世荒乱，生徒罔依，遂共立城以御难”之旧典，取“学都”“学城”之意。因集美背山面海，称以“学都”“学城”均不合适，故又采五四时期“新村”运动之“新称”，名之曰“学村”。“永久和平”则系“按照世界各国承认瑞士为永久局外中立国之例”，希望有战争时任何方面均不得以集美为交战地。

倡议和请愿获得各有关军政当局和社会各界的承认、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于10月20日批准在案，并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承认集美学校所在地为“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声名远扬。

企业可以收盘 学校决不能停办

陈嘉庚创办并维持集美学校近半个世纪，倡办并支撑厦门大学16年。他抱定“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

1919年，陈嘉庚计划回国长住，专心致志办教育。在启程回国前，他将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永久基金，并宣布此后其经营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嘉庚企业惨淡收盘，虽然企业倒闭了，但是他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资助并没有停止。企业收盘前，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找到陈嘉庚，表示可以继续支持陈嘉庚的企业，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陈嘉庚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陈嘉庚干脆地拒绝了：“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

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将遗产300多万元全部捐于学校和乡社建设。黄炎培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的，只有陈（嘉庚）先生！”

名师荟萃

细数“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陈嘉庚认为，学校教育，质量第一；而质量优劣，关键在于校长和教师。他曾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喻指选择校长的重要性，又提出“要严选良师”。

陈嘉庚对教师十分尊重，给予优厚待遇。鲁迅先生原来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工资比在厦门低，且时时拖欠，他对厦门大学有“风景绝佳，绝不欠薪”的评价，这正印证了陈嘉庚重视教师的做法。

百余年来，集美学校聘请的教师成千上万，可谓名师荟萃，教泽绵长。史学家钱穆、哲学家吴康、文学家范毓桂、徐在兹、刘博平、阮真、倪文宙、龙榆生、许钦文、王鲁彦、杨晦、张稷哉、刘赜、邱铭九、马仲殊、蒋锡昌、施之勉、王伯祥、陆鸿图、郑世伦、盛叙功、语言学家吴文祺、张世禄、图书学家蒋希曾、诗坛才俊白采、方伟德、刘宇、温树校、幼教先驱张宗麟、美术巨匠张书旗、张振铎、郭应麟、林学大、黄羲、朱成渝、许其骏、体坛名将吴德懋、吴振西、庄文潮、童子军总教练顾振来、音乐大家黄鹤翔、许子川、李鸿梁、蔡继琨、曾雨音、农学家叶道渊、章文才、生物学家伍献文、理论化学家邓从豪、数理化强人丁思纯、张资屏、顾孝纯等，他们都曾经是“集美学村的先生们”。

名家云集，使集美学校被誉为我国南方的“文化重镇”。

1937-1948 辗转播迁艰苦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集美成为最前线，集美学校师生被迫离开集美学村，走上了艰难的内迁之路——师范、中学、商业、农林、水产航海等各校师生翻山越岭来到安溪县，创造了全体师生零伤亡，数以万计册图书、千余件教学设备零损失的奇迹。集美小学则移至孙厝、后溪石兜村。

1938年1月，各中等学校在安溪文庙合并办理，名为“集美联合中学”，各校改设为科。1939年1月，沿海局势进一步恶化，赴内陆上学的学生刷增，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各科脱离联合中学，再一次踏上“旅途”，迁移至大田县，合并为“集美职业学校”。1941年，由于集美中学学生数量猛增，学校分设高中、初中部，安溪的校舍已容纳不下，因此高中部迁到南安诗山。

内迁期间，集美学校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在大田，日寇飞机时常骚扰、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师生们5分钟内就登上仙亭山，隐藏在绿树丛中。于是，高山顶上出现了神奇的“森林课堂”——头顶上敌机盘旋，黑板挂在树上，教师站在树前授课，学生席地而坐听课。

航海训练要搭台跳水，师生们选定河段，集体掏筑深池；水产科

要搞淡水养殖，大田乡亲们帮忙平整土地，挖掘鱼池；农科所办实验农场没土地，乡亲们让出20多亩水田……烽火岁月里，集美师生和大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大田县玉田村因此被誉为“第二集美学村”。

内迁期间，集美学校师资短缺，许多校友响应母校号召，放弃安定工作和优厚待遇，奔赴大田，留下了“千里走单骑”“离船从教”等感人故事——在广东汕尾水产学校任教导主任的校友陈维风，听说母校需要专业人才，义无反顾地提交辞呈，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放行李，一头坐着幼小的女儿，从广东徒步来到大田。原来，陈维风在集美毕业后，曾受陈嘉庚资助赴日本留学。在英国一艘万吨远洋轮当船长的校友俞文农，接到母校召唤，毅然放弃高额工资，赔付巨额违约金，带着几本航海专业书就回国，到大田任教。

抗战胜利后，各校相继复员，迁回集美，直到1946年全部迁回厦门，结束了这段校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搬迁时期。集美学校一边加紧修葺校舍，努力恢复旧观；一边加强校务管理，重视教学质量。各校励精图治，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办学质量。

1949-2023 构筑实现校主“世纪之梦”

1949年9月23日，集美解放，集美学校迎来新生。在陈嘉庚亲自主持下，集美学校积极修复被战火毁坏的校舍，同时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学校迅速得以恢复并有很大发展，新办了水产商船专科学校，省立水产职业学校和省高级航空机械商船学校的航海科并入，厦门大学航海系专修科与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福建航海专科学校，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开办，学村面貌焕然一新。后来，各校逐步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集美学校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各中等学校和小学、幼儿园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实现教育振兴。1994年10月，集美学校五所高校合并组建集美大学。2003年，集美大学硕士点获批，研究生教育从此在集美学校起步。2013年集美大学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14年拥有首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集美侨校成建制并入华侨大学，改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事实上，早在1923年，陈嘉庚在给时任集美学校校长叶渊的三封书信中，就提及要把集美学校办成集美大学的设想。其中一封信说：“故今日计划集美全部，宜以大学规模宏伟之气象，按二十年内，扩充校界至印斗山……至于大学校舍之地址……”专家们认为，此处“大学”指的是集美大学。集美大学的成立，算是圆了校主的“世纪之梦”。

嘉庚先生创办的职业教育，经历多次改革演变，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集美水产、航海“分家”，孕育出今天的集大航海学院、轮机工程学院，以及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集美商科发展成为如今的集大财经学院，并“孵化”出集美工业学校，弥补了原来“嘉庚系”职业教育独缺工业教育的遗憾。如今，集大航海、财经学院被称为“航海家的摇篮”“福建财经人才的摇篮”。

一百多年来，集美学校已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博士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2016年，集美学校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1913年，集美两所学校在集美祠堂举办开幕式。

1913-1936

从成立集美教育新纪元到拥有12所学校